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如編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經部五

春秋闕如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闕如編八卷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爲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葢猶其稿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迹也自穀梁發常事不

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為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于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為之而有餘流獘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于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刋削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

繼好息民猶愈于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襃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于武氏

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于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于經學深為有益非其經說諸

書出於門人雜録者比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闕如編卷一

金山焦袁熹撰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立十一年為其弟桓公所弑

元年春王正月

元猶始也首也繼父惠公為君逾年廼稱元年猶言我公之第一年也是年為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以其

是魯國之史故自紀其君之年而已不得稱周王之年也（明改元非僭）春者四時之首周以建子月為正月遂以子丑寅之三月為春蓋不特改其月并其時而亦改矣故此所謂春者指子丑寅之三月（以不重書春知統下兩月）而正月則建子之月今之十一月是也曰王正月者周王所頒之正朔諸侯奉而行之其在隱公是年則平王是也（明非以夏時冠周月）當時諸侯逾年改元必朝廟告朔舉行即位之禮其繼弑則不修此禮者所以自貶

損隱繼正而不書即位以其志在讓桓示不終為君故特廢即位之禮以自貶損史臣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已不得書公即位也明非聖人削之書元年春王正月所以顯不即位之文與餘年空書首月者異也此春未嘗無事聖人因舊史之文録之褒貶予奪無所施於其間至如尊王之義正始之義若此之類自然皆在其中不煩措意設辭謂我之意斤斤然特寄乎此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建寅之月今之正月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稱猶曰我君云爾雖其子男之國亦皆然非為僭也邾儀父者邾國之君也不言邾子者未有爵命不得列於諸侯又非夷戎之屬則書其君之字以别之而已言公及邾儀父者以内及外以尊及卑也不相信而後有盟此又為諸侯之私相盟其非美事可知蔑是魯地儀父出其疆竟就公公但出其國都而與之盟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詐相吞噬者之所為至

七年伐邾則曲直之情未可知而事由後起不容於此焉逆料其盟之必渝而加貶辭也春秋書之以見東遷已來列國所尚我魯所行其事勢有如是而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者鄭莊公母弟也養成其惡使為國患然後舉兵伐之段不勝而出奔鄭國赴告之辭如言段有大惡將行簒奪敝邑僅乃克之故書克段於鄢如言戡定禍難鄭國之幸然者所謂如其意而書之也段之不

弟鄭伯既以其罪罪之經但從鄭伯討段之文若無譏於鄭伯而專罪段之不道然者其實段之罪不待言而鄭伯殺弟之惡自不可掩此則史書之體聖人不得以意而與其間也書鄭國之事益以見隱之仁於其弟而春秋人倫之變亦已甚矣凡此皆大聖傷心之故扼腕之情意言之外如將可見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侯國之史稱天子宜曰天王所以尊之明域中獨有

此一王尊無二上也其所行之事有悖於典禮不可為訓者要非臣下所得議則直書之或婉曲書之以見其義而已今此使宰咺歸賵之文自魯國言之葢大君有命宜以為榮而著之策也至於諸侯之妾不宜歸賵則其失各有由來亦因事而可知爾明非書名示貶宰者天子之士故書其名惠公仲子者惠公之仲子而太子允之母也婦人須有所繫不得繫於其子故以先公之仲子言之明非夫人隱於其卒也以告故

王使來賵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人宋之微者也所與及者亦魯之微者乎非乎將公自親之乎蓋不可得而考也宿之為微國也與是盟為參盟之端乎蓋不可得而考也然則說此經者將如何曰盟不足恃非所貴也此之為盟也魯宋之交於是始故如是焉而書之意直輕之而略之爾略之不可盡略夫已有所略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内諸侯為王卿士非王命而私來故直言來來必有事其事不足録也實非朝故不得書朝非固行朝禮不與其朝而書來以惡之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孝公之子為隱公卿佐卒書公子者周道親親舉親以示恩厚不日者或史失之明非惡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春王正月之文施於元年者史書之所重其自二年已下或不書不可以一例而言此春潛之會葢非正月之事而意欲畧之則但書春公會戎于潛而已有正無正有王無王非筆削之所特加也戎不書爵號君臣同辭所以為畧之也會者好會而不盟會從戎不盟公意也既而有唐之盟緣是會遂成之也春秋謹内外之防履霜堅氷固宜於此焉譏但此會潛之戎雜處中國與魯壤錯非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隱

公是時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不足多怪春秋因
而録之見東遷已還列國之大勢若盛若衰若微若
著如斯而已雨露之和霆雷之憤無所加焉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蓋莒子親帥師入向之國都而以向姜還也但書
莒人入向者賤且惡故略之以其近魯風聲得及雖
不告亦合書也王迹既熄伯事未興諸侯無小大擅
興師旅相吞相殘春秋緣之而作此其大都亦不繫

於一事也

無駭穀梁作俠帥師入極

無駭展氏官司空魯大夫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自餘則獨書名者明皆公族若後世帝室之胄列於羣臣之間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也無駭挾柔溺等皆是也無駭將二千五百人入人國都於內為惡事不言公使使若歸過於臣其實隱公在位不問出公意與否莫非其君之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為潛之會戎請盟公辭至是從戎志而與之盟義如前所說美惡不以他日寒否論蔑潛唐皆魯地公並不涉他竟彼細於我故

九月紀裂繻公穀作履來逆女

裂繻紀國之卿不嫌若卿自為逆者諸侯之嫡嫁於諸侯貴有常分言紀裂繻來逆我女則奉彼君之命可知而君不自來逆廢親迎之禮亦自見矣裂履聲

相近由口授而訛餘多同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裂繻以九月至女以十月行文相承也男子曰公子別之以名女曰某姬以字配姓亦所以為別也以恩則某姬猶言公子也歸于者猶言得所歸也曰我伯姬歸於紀矣不嬔無父母之命非所嬔也

紀子帛公穀作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盟也左氏云魯故也杜氏釋之以為莒魯有

怨紀侯既昏於魯為是盟以和解之者疑得其情而
史文有闕聖筆無所庸於修改彊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夫人也史官為臣子之辭視君如父視君夫
人如母父母尊同故同以薨書不地者夫人處其國
薨有常處亦以稍殺于君第言薨而已寢疾之所不
容斥之不書葬者隱自挹損葬其妻不備禮也
鄭人伐衛

莒人入向以向姜故鄭人伐衛以公孫滑故討滑之亂故聲其罪而伐之書法與莒人入向同惡可知也此鄭人非君不詳主兵之人亦是惡之而略其文鄭人聲衛之罪而鄭人擅用師伐國之罪愈不可掩若律文之有反坐然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王二月之文見於此年者首月無事而日食在二月故謹而書之不必每年書王月也元年有王不疑

餘年非王月矣其因事而書或詳或略有義無義難可横斷闕所不知可也春秋謹天戒此日而微詩人忌之故日食必書所以示人君當敬懼修省不可視為適然葢日食雖有常度而見謂適然不知修省則天災非災而泄泄乃其災矣此春秋之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無有異也云有食之者先儒云不可以知知更不推求何物食之也愚謂日月之食其理非不可知正以上天垂象尊而敬之故但言有食之

而已必云日有食之不得但云日食者亦以尊重此日體之故詳緩其辭以致憂懼於下之意此雖史册之恒文而實為聖人之所制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若夫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謂歷象錯亂太史廢職詳而録之以正其罪者則幾乎末與

三月庚戌天王崩

日從赴雖有偽不得改從實平王於是五十一年矣

始聞王崩從生時號書之崩者若天之崩墜九州萬

國皆失所仰不特我國而已獨天子書崩者猶予一人諸侯不得稱之

夏四月辛卯君（公穀作尹）氏卒

君氏尹氏經文互異傳家各以意說男子婦人不可的知其實從紀子帛例闕而不論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平王以三月崩魯不往共王喪故周人來求賻自始崩至此四閱月（下文有八月知此為七月事）求者責也書求賻見

王室衰替已甚同姓秉禮之國猶尚如此致使王人來相詰責魯之君臣當悚仄不寧豈有反譏王朝乞求非禮而謂經意者也武氏者周之大夫此來求賻者武氏之子未命為大夫者也無譏也不稱使者當喪未君號令未布于諸侯其實此來傳新王冢宰之意非私來也明非武氏子自有喪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來告曰寡君不禄不以名也國史書其名

者前知之雖未同盟固當知之也人臣之於其君非告天祖神祇無稱名之道故天王崩不名葬則書謚以著其代鄰國友邦於其卒則名之明此宋公已卒嗣此者又一宋公非昔之宋公也所以别於君臣之義也來告則使卿大夫往弔恤之常事不足書也書卒以别於内者恩痛之情自不可同故其辭從而殺焉非以薨爲優卒爲劣也但薨之一字非君及君夫人不得言之而卒則通於上下不嫌同辭故用之也

赴必以日從所赴書之明非以正故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僖鄭莊也尋廬之盟鄭合於齊也書此者見諸侯黨援莫非罔上行私之事不特殺牲要神信不由衷為可惡而已石門齊地鄭就其國而與之盟是為齊僖小伯矣

癸未葬宋穆公

葬某公者我往會葬如言我葬之也五等之君既葬

皆稱公者猶言某君爾非公侯之公宋本公爵而此之公字亦同下四等之例不繫於爵也猶五等之君並稱諸侯非公侯之侯也程子云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愚按自西都喪亂極於東遷下凌上替禮樂征伐皆失其所請謚其小也似此之類無假一一而言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春秋之初大國之惡無若鄭小國之惡無若莒二年

入向茲又伐杞而取其邑伐取兩書著其貪暴之實傷天子方伯無能制之東夷小醜不足責也此其異於鄭者聖人之情在乎此如向如杞未必全是無惡正猶兩相鬭毆一人被殺則正其殺人之罪而已其被殺之人情狀有異自然惡輕於彼不復論之若但相鬭毆則有曲直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作祝吁

衛州吁奚為者也莊公嬖人子弑其君完代立迄九

月而見殺者也不稱公子聖筆所裁或詳或畧唯意所適各當文汞之要之著其大惡王誅所不赦而已所謂炳如日星者也其莊公過寵養惡之非推尋始末即事可知不於此文寄意明伊川先生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之說未然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會未及期聞衛之亂二國欲有所計議故假遇禮以相見遇者不期之名春秋之遇以期託

不期也書此者欲見衛事始末宋魯諸國好惡離合之情通前後文以見義不以草次簡禮假託行事之一節而特加貶也夫苟為王事公義而假此以行雖草次簡畧不亦可乎是知聖意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及宋公者以内及外也明非以尊及卑若他國策書當云宋公魯侯遇于清矣

清衛地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者聲其罪而致討也苟當其罪雖無天子之命猶

之可也今此四國之兵其情果為何乎據事直書而

惡自見矣宋戎首陳蔡從衛主使而以兵則從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未得志也宋復乞師于

魯隱公不許而翬固請以行再序四國甚之之辭也

翬帥師若專行然其實史録所書臣無不得君命而

自帥師之事不稱公使不以無公命為嫌不稱公子

惡畧之使罪專在翬又以見公仁弱彊臣專擅不制

兆已著於此與他處不稱公子等者謂若裂繻等非謂無駮也駮輩臭味疑相近先儒已論之矣喜怒之情不容不異泥其一而說之則聖人之情無以見矣愚之此論豈曰持兩端乎會者我往會之内不得稱人若在他國直書宋公陳侯魯人蔡人衛人伐鄭矣輩自得罪於魯它國即與蔡衛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殺州吁者石碏之謀而陳人之力也事得其間然後可圖州吁在國碏不能獨力誅之而假手於陳又併

其子殺之其忠盛矣其智深矣其守堅矣其心苦矣石碏不見經書衛人者即碏也碏能終討國賊故從討賊之文州吁實以九月殺所殺之地實在於濮則從其實而書之猶曰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云爾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國賊既討事無急於立君於是馬迎公子晉而立之晉立而衛之亂始定然而書衛人立晉又去公子者以謂於法不得爾也春秋明天子之事苟非法矣雖

天下以為可君子固不得而可之也殺州吁者碏也立晉者亦碏也殺州吁從衆辭立晉亦從衆辭若云石碏立公子晉是乃碏一人之私衛國為碏之有愈益不可矣

五年春公矢公穀作觀魚于棠

矢魚于棠書其小過變文言矢疑雖有朱子之說未敢謂必然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十四月葬緩之甚晉既立又四閱月乃克葬故言緩甚魯往會之書宋

公也衛侯也同稱公者不特從彼國臣子辭異國稱之亦然若但順彼臣子之辭吳楚之君亦得書葬某王矣

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

此脩怨之師郕先侵衛不見經其事微也衛直用大師入其國都報之已重据事書之惡可知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隱為桓母別立宫至是始成安其主而祀之曰考也

隱以桓為先君太子故尊重其毋不敢同諸先君之羣妾然猶不正稱夫人明非聖人正名為仲子故史兩書仲子而已未正稱夫人故疑所用佾數從衆仲言而獻六羽也仲子宮新成未嘗得用八羽而云初者明魯前此用樂於羣廟不問男子婦人並是八佾唯此考仲子之宮減其兩為六羽故云初獻六羽也若其他廟樂依然僣天子不改也事皆異於常故特書之其義則不待說而明也嗣後桓自為君定是仍改用八此云

初者緣前事為文不全顧後來與初稅畝又有别也稅畝不更改從舊制

邾公羊作邾婁後並同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非獨罪邾也入其郛郛城外郭也故不書入會王師不書者義不得書也何言乎義不得書以小以大可言也以諸侯以王師不可言也然則書邾人鄭人會王師伐宋乎是又使王為志而二國反為之役也故曰義不得書也告之不詳事固有

之其書不書不專係乎告不告也

螟

蟲傷苗稼饑可知也災有深淺遠近等書曰螟而已

明穀梁甚則月不甚則時之說未必然

蓋雖不至大傷有國者即當留意修救補助之事不以書此一事謂螟也便為惡也

明何氏注不可全用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也賢則誠賢矣君之恩數則誠厚矣葬之加以一等

世論又最遠矣所傳聞書日月書公子經文如此葢承用舊史不可一以義例求之公孝公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列國用兵相尋修怨無休息時各隨事書之而已非謂伐者有罪受伐者即全無罪但書伐之時則重在伐而受伐者有所不得論矣出乎爾反乎爾今之受伐者昔之伐人者也今之伐人者後之受伐者也其例一也無私焉書伐又書取重在取也書伐又書圍

重在圍也雖欲不言安得而不言乎圍者四面攻圍志欲拔之久可知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

來輸平者請釋舊怨成好也其事疑於善其志非善也胡氏之論得其情矣書鄭人者意直輕之猶曰我無意於彼彼人者來輸平於我云爾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内與外會而且盟書此見魯與齊合是為齊僖小伯

矣會盟敗則侵伐生侵伐已則會盟成黨同伐異事故萌生則相尋迭起迄無定形録當時事勢如此撥亂世反諸正存乎其人仲尼有志焉自傷卑賤不得行其道此一書之大指也

秋七月

春秋編年四時具為年故春夏秋冬四字每年之中必全見經獨桓闕秋冬者二昭定無冬各一當文解之歷一時適無事得書則空書始月而已史官於季月之盡追書之此魯

史常法（他國未可知爾）聖人因之無深意也

冬宋人取長葛

伐杞取牟婁牟婁之為杞邑可知也伐鄭圍長葛長葛之為鄭邑可知也上年圍今年取之不疑其非鄭也（明賈服不繫鄭剌不能撫有其邑之說不然）圍長葛為時久矣如鄭圍東門五日而還則是不成乎圍也若歷一兩月即得言久矣不必定是去冬圍師直至此秋取之然後為久也（明杜說可從）鄭來告可知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待年父母國至是歸於紀書者後為嫡賢志行尤可憫魯恩痛之深春秋詳其末故録其始異於常文

滕侯卒

滕來赴則卒之不名者蓋不得其名或史有闕非貶也不書葬者不往會葬或所遺微不足書

夏城中丘

舊城壞繕完之勞民之事故書書時因以見時不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盟也書齊侯使其弟者見齊親重我猶曰彼國之親貴者也聘者使人相存問上下同等通行之

秋公伐邾

伐者問罪之辭公之伐邾為宋討也邾附於魯方伯連帥有相征伐之道伐邾不全為惡顧所以伐之如何又前雖有盟約若彼自犯罪我過不先雖興師往

問不容以渝盟而責之但春秋衰亂之世諸侯皆殘
棄王命妄動干戈用相淩虐若此之伐邾等直書其
事其情自顯不容不謂之惡也但以元年有盟而非
之者非通論矣公伐不言帥師者君行師從不疑國
之大衆不從公而往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者承命來聘書者見天子
有恩禮於我也不見魯遣聘之文葢常事不書者多

春秋之初史臣見為常事不足書此類非一及見責
問乃知有闕矣魯不一往而天子累使下聘在于爾
時未應得然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既聘魯還至衛地戎起徒衆要而執之以歸卿
行旅從宜有格鬬天子命使雖兵衛寡少亦當言伐
矣書者見戎華雜處下國濁亂王臣出聘乃遭艱禍
去湯平之世遠矣於楚丘者别于内地罪不及我也

雖然均之王臣也有急難（難如字）之誼焉以謂其在楚丘也猶夫其在我（我地）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簡禮相見欲有所議也書者見宋衛齊鄭前後合散之情云爾爾時天下大勢在於此諸國雖外相遇合書之以為關於我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公穀作邴）

以我之祊易爾之許先納祊而後敢言許也許者我

所欲也祊者亦爾之所欲也使來歸祊歸者不反之辭以謂爾之無事乎反也夫是故歸之也鄭志也以上為鄭之辭彼以何日歸祊日不足道也歸者彼事入者我事歸由彼也入不入由我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則以庚寅而入其祊矣祊為我祊謹志其始故日也魯志也以上為魯之辭此則直書其事而外内之惡自見其義顯白更無假說之然則宛奚為者也我弗知我知鄭伯所使來言歸祊易許明非爾時但歸祊不言易許之事也者宛

爾簡略之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蔡侯考父同宋公和宿男同滕侯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三大國之君相與盟誓于瓦屋之地所謂參盟者也

齊以王爵尊宋故先之於是齊僖小伯之成事桓文

諸君踵而行之加雄赫焉遂與春秋相終始凡此皆

見世運之變有王者起變乃至道會溫不書舉重也

温之會所以為瓦屋之盟爾

八月葬蔡宣公

自卒至葬僅歷三月速甚若在八月之晦則正滿三月也依杜氏長歷為說經不言日月終與否不可知不及五月故為速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

春秋之初視邾莒輩未得成為列國故一書其字餘則不問是君與否概而人之爾戎更劣於莒莒但得

愈於我故曰莒人也明非魯望國莒東方微者魯望國莒東方小國自然貴賤不敵亦不假顯彼是君以殺內恥爾

螟

何氏以為煩擾之應猶可也必撿狐壤中丘邴田謂由此三事而致是何直自為魯國之天神也且魯隱施於其國之政不見經者多矣可但撿經文以當之乎他放此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帥師入極自然惡矣至其卒也非議謚也史不得而念其惡也知吾大夫無駭者於是而卒爾明非疾始滅去氏族卒之者非是君于爾時便無恩数及之隆殺則不容無以日不日求之亦未必然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此似所謂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者而前後疏密不等不必用此為說葢因事而行故十四五月之間再行聘問也書使來聘其為恩禮嘉好之事可知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建寅之月也而大雨且震電焉異也越七日又大雨雪焉異之異也雨雷雪皆出於天天意可畏故詳録之示凡為人上者各省厥愆荅天戒為急癸酉大雨甚雨也庚辰大雨雪大下雪也如言雨螽非大雨又大雪也雨雪雜下即不能平地尺也

俠卒

與無駭同

夏城郎

郎魯之要地也元年費伯帥師城之以非公命不書至是書城郎者葢公命增修之為保國禦敵之計凡書不時者見汲汲務此輕用民力譏可知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謀伐宋也自此至十年取郜防具一事之本末春秋所書前後多類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伐宋討不王者鄭莊志也討伐之事則齊僖主之防之會齊先合魯鄭未來故不盟至是三國共會於中丘既會而盟于鄧為師期也盟鄧不見經不須臆度為說或經意重在伐宋而下文既具言之此為為師期而會其義自顯盟可畧也未審然否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中丘之會為師期是公欲自往會齊鄭二君伐宋也

翬乃先自往會伐宋是翬專行非公命也非公命者如上說爾非謂此帥師公絕不聞知直既去乃知之而謂之專行也翬志在專進隠優柔不君直聽從之爾書翬帥師者非是無公命之文但不言公命即翬專行之情亦自顯矣其他不必如翬所為者不嫌同辭以其本非無公命之文故也變文書人者葢以翬會故略之未必齊鄭更使微者翬帥師者書其從我國帥師而行其會齊鄭伐宋之文事在未來不容不

如是而書爾非便有與宋鬬戰之實事在三君未至之前也及老桃宋地之會則三君聚在一所而伐宋之事近矣暈固未得自用其師也會老桃不書者此會不更有計議又下文有公敗宋師文不嫌公身不至其齊鄭二君之至外得畧之疑或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於是齊魯鄭之師皆會其敗宋師於菅者魯之師也故書公敗之其齊鄭二國亦自有戰功而此魯史不

脩書也（明杜氏齊鄭後期之註未必然）敗某師者彼陳未列而我擊敗之也公所用之師即翬所帥是也公至則自為將矣翬為役而已矣既敗其師十日而取郜又十日而取防我大獲也得地必志其日與入祊同二邑鄭師入之不言鄭歸于我者我能敗宋師我力也夫當日之事如是於義可邪不可邪後之君子引繩而議可也非珥筆者之所及也（明非以日為貶）然鄭以王命討不庭齊為之長而魯鄭從焉告而會會而盟盟而遂聲罪

致師進戰得勝其義甚正也其名甚美也今觀聖筆所録似未見有所謂曲直之情也者葢曾不得比於桓文之彼善於此也而況其為華袞之褒乎是則聖人之心有不難知者一言以蔽之曰宋鄭皆無王之人得罪於文武在天之靈彼此皆賊而已矣區區曲直豈足道哉鄭既如此齊魯二國之美惡亦從可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莊伐宋之師未還國宋衛入鄭衛從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穀戴作載
宋衛既入鄭退而召蔡人與俱伐戴未得拔鄭伯突如來伐三國之師而取戴焉不用左氏取三師之說戴鄭之與也三國伐戴必無戴矣伐取之者猶曰攫而奪之云爾明非因三國之力意者戴屬鄭附庸小國毋使為彼所有急自取之而以兵拒三國三國不得志而去爾宋愚而鄭黠宋鈍而鄭捷其情如此鄭之惡反浮於宋矣

書者見諸侯放恣甚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羊作盛

蔡衛郕皆不附從齊鄭伐宋者入郕者齊僖以違王命討之然則此為假義之師乎曰惡在其能假義也齊人鄭人相與入人之國而已爾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數至十而盈矣十之外若百千萬皆十也十十曰百十百曰千十千曰萬故十而又得其一須備文言十有一也傳言十

一者省文史策之文不苟從省也故書年若月必備文言有也外諸侯實為朝我而來又能行朝禮則書來朝不然則否滕薛二侯同時春俱至魯受其旅見若天子之於諸侯然也國史書之如曰滕薛之君皆尊我而朝我也我周公之子孫受諸侯之尊我而朝我有如是也若夫聖人之意之不惟此而已也則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以盛周天子之法臨之殆將無所不受治焉而非以我治之也我特如國史之所宜

書者書之而已焉

夏公會鄭伯于祁黎公穀有五月字左氏無之公羊作祁黎左氏穀梁並與文

謀伐許也許鄰於鄭而受役於南蠻之長鄭莊思患而豫防之志在得許使為已私屬故假不共之名求齊魯二國共伐之公往會鄭從鄭志也書公會鄭伯内外之志皆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入以包伐伐則有不入也入則不疑非伐也壬午

者入許之日也書入許之日則不得言會矣伐在入前會更前於伐也不書及將何書乎明非明我汲汲之欲伐許而入許非隱所欲也事勢迫之然也雖然既同其事矣分惡而歸矣雖欲勿及安得而勿及也謂書法以其書及遂謂與桓元年之及鄭伯同則寃甚矣故君子之斷獄也得情為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遇弒矣十有一月壬辰之日也弒不可得而書也

書公薨以遇弒薨也夫遇弒則亦有其地矣不書於寪氏非寪氏之為也寪氏魯地也公薨者猶薨於國中也與桓所以為諱之文也痛甚不可言也其遇弒異與文狀國史別自有文非欲使後人不知之春秋所書舉大綱以見義但可如此而已

桓公上

名軌一名允隱公弟也在位一十八年見殺於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者桓立之踰年也是年春周桓王之正月桓朝廟而即位也繼故不忍即位先君之不終於正寢也國人其知之矣而即位何也桓自同於繼正也非繼正而自同於繼正何也將正其為弑則誰弑之也故強顏而朝廟強顏而臨照百官強顏而備舉即位之禮也使若隱自以他故薨者而已特遭喪而嗣位云爾隱以讓桓不即位桓以弑隱而即位魯之為魯一至是乎說者曰聖人惡桓甚特書即位以著其惡是何須聖人而始惡

之哉堯舜秦政同稱曰帝不疑其等秦政於堯舜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其文不求異也亦猶稱秦政之為皇帝而已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葢既葬而出會也修好於鄭急先務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垂之會鄭伯面請於公公許之也璧所以為禮也曰假者鄭伯之孫詞也前使宛歸祊於魯魯既入祊矣

許田者因循至今猶魯之物也故因是會而以璧假之如言暫請歸我不敢終有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於是鄭得許田矣周公之祀鄭為魯祀之而泰山之祭委之魯矣魯鄭之交自此當益固不可以不盟也盟曰渝盟無享國信由衷也我然爾亦然也然則聖人惡之乎曰有惡惡有重於此也祊許相易為會及盟者貎也其心乃不止乎此何為而獨惡乎此也其

心不止乎此者無君與親罔上營私無所不至非二國相得則不可得遂也若蛩蛩駏驉之相倚然葢二君者各自知之而各不言也鄭重於請假之先會垂殷勤於既盟之後拜盟非無事也非有他也是二君者之所以為欺世之道而已矣然則入祊者隱也隱亦猶桓之志乎曰隱之不免於顧利忘義入當時之局中而不能自拔特庸君之常文武復起不深誅也若夫桓之情則豈可同日而道哉不畏天刑而畏人禍人

禍之大莫如鄰釁而鄭者舊好也有祊許之議焉彼有求於我我得因是以結驩於彼彼不惟不我非而重以我為德也夫以鄭伯之人傑而親我信我推讓我我之居此位以列於諸侯也豈不亦赫赫洸洸日以新月以盛而不懼不憂不戁不竦已乎此所謂其情至醜惡不可道者也而說者徒以易田結成之一事為譏毋亦受其欺而不覺也與

秋大水

今山東地或大水俗謂之水發書者傷苗稼壞廬舍為災

冬十月

上有大水之文無年可知不須書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其君者督之君也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也上有其君與夷之文得言其矣及者孔父之死死於此難是督以弑君故及之也死或先或後並是以君故及之書法從同不得

為異文也所及之大夫並是死君之難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正使平日無匡弼之美有取禍之端其與亂賊為敵讎而以節著灼灼明也春秋書弑及其大指如是而已爾他未暇論也論聖人未暇論孔父字也字猶名也名猶字也得其一則書之不於此焉見美惡也

滕子來朝

降爵稱子三傳無文諸家各以意說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者平也猶定也書公會云云以成宋亂如曰宋國亂矣我宜率我同好往而定之也不言若何而成之蓋正邪皆在其中也以正言之誅華氏而推所宜立告諸王立之是乃所以成宋亂也以桓之邪志言之不欲殺督明也三國亦然惡桓甚故依經公會之文言之舉內以明外然方其為會之初未可得而明言之也第曰將以成宋亂云爾如將近於王事謂欲討督不然何以取賂乎無私於其間者也

既而取郜大鼎以還則其事可知矣嘻是亦所以為成（仍作定字解非謂成就宋之亂）宋亂也春秋筆削之旨若此文者最為微妙又了了可知說者多失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四國之君將兵臨境（言公會齊侯等君行師從各有兵衆可知）督其恐乎曰無恐也夫四國易與也取我所有之物若郜大鼎之屬（齊陳鄭各有賂故言之屬）而已矣魯得其郜大鼎何所取諸以成宋亂故取諸也宋輸其寶器于我宋畏我也宋

有君矣_立馮又有臣矣_督馮相宋亂成矣我可以還矣遂
命納鼎於大廟如曰此宋國之寶也而先代之遺器
也我以平宋亂故此鼎為我有也納於太廟亦所以
薦告功德明示得意云爾國惡宜諱此不諱何於桓
之身猶小惡也不若是非桓也無譏焉且四國共之
猶可以殺恥也公會齊侯以下於稷以成宋亂四國共
之也取郜大鼎于宋亦四國共之也齊陳鄭各有取
於宋矣非我事也故不言之爾

秋七月杞公穀作紀侯來朝

杞紀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依左氏始懼楚也葢桓文叔伯攘夷之事已見其䞿

兆云

九月入杞

入極葢滅之此入杞者直入之爾然則入有淺深之

差但無文以别之

公及戎盟於唐

魯與戎接壤戎猶不若宋鄭諸國之詐諼無禮義甚故間一與之會盟使邊境得免相侵掠葢當時事勢如此後儒見一戎字不勝裂眦乃多張皇之說矣

冬公至自唐

告廟書至是也其不書至者非是盡不告廟葢至是常文義所不關則多畧之筆削之間不能一例詳見別卷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隱無正桓無王求之不得其說不失爲智謂聖人於此等之處有所示意愚終不敢謂爲然也於别卷論之會齊侯於嬴者左氏云成昏於齊也嬴齊地而近魯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齊僖小伯固爲尊矣衛亦北州小侯之長不爲齊下也故此蒲之會以言相約若戰國諸

侯相王然書者見天下無道列侯爲政云爾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公羊杞作紀郕作盛

杞紀未知孰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天垂象見吉凶莫大於日有食之也既盡也食之甚也若竟言盡則是終已不復也故曰既既謂殆於既矣既乃復生爾明有繼之義書者明人君事天當如孝子事親顏容有異分數淺深皆熟察而謹承之日食陽微

陰盛之徵先儒說之詳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春既相約為昏至是使卿往逆之不言公使者不稱主人也春秋具文姜始末此書其始逆如言桓禍始此矣翬稱公子者以逆女故著之如言公之貴戚大臣慎重而使之者也故與帥師異文爾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送女至魯地公侯諸其境親受之於齊也如曰齊侯重其女以我故也齊之親我而尊我有如此也得意之辭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此齊侯之介女而我國之正嫡夫人也於其入國都也告祖廟書至自齊後此者夫人姜氏之文累累見策書而此其始見也皆据事直書聖人不能有所增益也雖然天人之故禍福之端亦可以觀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致女也致女者彼國謙敬之辭書其接内有恩禮

故言來聘也其弟者齊侯之親貴者也於夫人則屬

叔父也

有年

是歲五穀皆登故於歲終統書之非冬月事也大有年饑大飢同此也其他事亦有不可的係何時何月者亦書於其年之末春秋無是年之文故不可知爾春秋書災異不書符瑞有年非他符瑞比也民惟邦本食為民天歲豐則人樂得此以為喜其他年即是不能給足

一切兵役可省不省皆為輕民命傷國本失君國子
民之道不言可知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狩也郎國之要地講武事於此以耀四鄰用為樂
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周禮有大宰小宰宰夫春秋所書惟宰周公是天子
之宰相無疑若歸賵之咺當為宰夫而此來聘之渠

伯糾則意其為小宰要之皆非三公也不言小者以
其承天子命來接於我所以為尊榮之文若今某部
侍郎某寺少卿直稱某部某寺官不欲别白言之矣
然咺糾必見其名字者則乃所以明其為中下大夫
而非佐王均邦國之宰也當時王使來聘亦多以行
事不全是依舊典示恩禮於諸侯故踈密不可得常
但其事細傳家不盡知之爾至若桓行弑逆天子不
能討而反遣使下聘則自東遷以來衰亂之勢由來

者漸仲尼爲之心惻不在一事一節之間退老宗國

删正魯史之文明示萬世至公大義昭如日星是乃

所以爲聖作爾何用別加義例變舊改常若雌黃之

爲者而後足以垂世立教乎上貶天子下罪王臣有

是云乎非所及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三傳各自爲說恐皆非也蓋甲戌下別自有文脱爾

上年脱秋冬二時之文此處又有脱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朝書如非朝亦書如非朝不得書如則如紀者僞行朝禮欲以襲紀也非朝亦得書如則如紀者往之紀爾無朝之事也無朝之事不得書齊侯鄭伯朝於紀實往之紀而紀人來告不得不書齊侯鄭伯如紀書齊侯鄭伯如紀將不利於紀可知至其事之曲折則不可以意為說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仍叔王官王所使下聘者也叔以他故不行若疾病是故使其子代父而來子不自為名故承王使之意而書之明非故使稚弱褻慢我也不加之則若叔子是人名字凡此王使蓋多答聘在其間而經不書爾說詳別卷

葬陳桓公

隱桓間陳魯未見同盟之事經或有不書故言未見其事而已然隱三年翬嘗為陳侯伐鄭桓三年公身會陳侯于稷是

其邦交之禮不得而廢也彼來告卒此往會葬國史承而書之此上又脫月日之文所傳聞世脫簡自應多矣明兩闕秋冬不足為異

城祝丘

杜云齊鄭將襲紀故杜言此者以祝丘在今沂州意其然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怒不朝故伐之王自為伐鄭之主

不言以者非所得以而能以之曰以也溥天之下率土之濵孰非王臣而曰王以之乎則是蔡人衛人陳人非王有也王暫而得以之也是不可以訓也故書曰從王伐鄭言為天子効力於疆埸而已王欲伐鄭則從王伐鄭而已唯而無諾之義也人者衆詞王一而已自餘則皆人也衆星之光避太陽王在焉而曰某公某侯某伯某子男于兩下之中復列其尊卑貴賤之等者以謂已細也三國皆侯此特假設言之爾不言王自伐

鄭但言三國從王伐鄭者使若王師所在三國從之然是何也自將待邉猶可言也自將伐鄭不可言也王怒之所加者亦已僅矣書三國從王伐鄭恥之也欲隠之而不能非所謂布昭聖武張皇六師渙汗其大號者也書此者正見王室微弱致有此等之事雖或鄭師敗績猶不足書更無論射王中肩與否也

大雩　螽

建巳月雩虞旱而雩也雖天無意為旱猶當先祈之

也建午月復雩既旱而雩也不得雨矣苗稼不可待也故哀籲于天神而雩者也不得已豈用為譏乎書大雩則旱可知也書螽則雩不獲雨可知也非是全不得雨書大雩又書螽無年可知也或猶得以螽由旱生知此年大雩無應有收不大被災即不書饑事非一方者也諸侯雩不得祭天大雩祭天也譏之乎曰我國大雩則書大雩而已其僭與否非史臣之所及議也非謂不譏僭正以紀實則是非自見爾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此上二條不若闕之為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

左氏云紀來諮謀齊難也葢齊數加兵于紀外不悉

爾

秋八月壬午大閱

非時而大簡車徒脩齊患故也

蔡人殺陳佗

五年陳桓公卒太子免嗣位佗弒免而自立秋從王伐鄭者即佗也陳亂莫有闘志以致為鄭所敗是佗不能定其民國人不與之為君也至是且踰年矣既嘗從王伐鄭書陳人非是使微者則固不待列於會而可以成君之辭與之矣然而八月見殺於蔡人春秋乃不書陳侯佗何邪佗弒君之賊也踰年何為苟國人不以為君雖國人殺之可也蔡人所以殺之者為公為私

不可知然而所殺者陳佗也不知其爲陳侯也春秋從二國本意而書之爾非故奪之使不得成君也衛人殺州吁于濮殺州吁者陳也書衛人者著其謀之出於石碏也碏殺州吁在當年得衆討賊之賞是固然矣愚謂有石碏之志萬一當年無間可圖忍至明年成其此事春秋必不以弑君之惡而加諸石碏也故曰雖國人殺之可也忠孝亂賊在毫釐間一開假借之門便啟無窮之禍要之法外之意在於聖人必

不為膠柱之見爾如云為法受惡是其他弒君之賊俄然見殺以成君書者本國臣民推戴與他國相黨附使之得成為君者之罪也彼實成之我不得而奪之以撥亂之心書亂世之事其法固如是也又何惑焉

九月丁夘子同生

君夫人長子生三月君命以名國史追書其月日曰子某生曰子某生者各書其名如此子同生之例非以其字代此常法也書子某生者明其當為世子也出姜子赤不見經者葢從

後削之不言仲尼削之疑舊史先削之矣以其不成君爾其初固當書也曰同者取類也

冬紀侯來朝

書者見強大併吞小國圖存之難魯與之會復受其朝不能終庇之皆衰世之事也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咸丘益魯地明公穀說未可用焚火田也用大火非常事故書爾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南方小侯密邇荆楚雖來行朝禮猶不得全比中夏諸侯故書其爵而繫之以名聊用區别非惡而賤之

春秋書國君葢不一例惟在稱情不干升絀之事也

穀伯先至受其朝書鄧侯繼至受其朝又書明非以伯先侯

與滕薛旅見異爾

春秋闕如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如編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　輸

春秋闕如編卷二

金山焦袁熹撰

桓公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時祭無用書以五月再烝非禮異常時故先書此月烝為下張本春秋所重莫先天祖交接鬼神之事苟違常典必謹録之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子月既烝而辰月復烝必有所為然非禮明矣

秋伐邾

不書公又不言某帥師知將卑師少

冬十月雨雪

北方今八月微雪多有之不足為異此書雨雪者蓋

非微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王取后於紀魯為之媒介故祭公銜命將逆后於紀而先來魯也遂者繼此而遂行之事有美惡並得言遂也明非譏祭公不反命始逆之便稱王后者臣妾海內之義不待入國方得稱后也又王后紀女魯不得以父母之辭言之春秋主魯而言合稱王后也不得言遂逆女于紀不言姜氏者尊之異於常文可知也祭公來猶祭伯

來也知此是銜命而彼否者婚禮不稱主人以下有遂事知不言王使也彼文下方無昏姻事與此異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紀而言宜曰季姜父母之辭也上有王后之文此言歸於京師不疑非后也上有祭公來之文逆歸皆我為之主不言可知也京師者天子之國都也諸侯女言歸于某國伯姬歸于紀是此不得言周者論其義爾非謂有書歸於周之天下莫非周也言周則外之也王正月不得言周王正月猶春理

秋魯史不得有魯字猶曰雖紀父母之國亦王之國也歸于京師爾天下一家之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欲朝魯病不能行故使其世子代之也攝行父事得言朝矣此與仍叔之子來聘正相似彼不得言仍叔使者上有天子之命也世子著名者本曹伯之意言此是曹伯世子射姑也非其餘衆子也若不得

其名即不書之亦無害也書者見小國事大雖困病猶不敢廢列國權重王室勢輕以此較彼居然可知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卒赴葬往卒具日葬紀月明魯答曹厚知去冬使世子來朝魯人賔敬之恕已量人不責非禮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與魯約為好會公至其地而衛侯不來中變也直言弗遇者明曲在彼且衛魯地勢相埒不足為恥桓

雖大惡之人然春秋所書皆就事論事未嘗每事惡之曲加貶辱也明削秋冬等決非聖人所為爾聖人無成心與天地合其德於春秋見之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者師師以來也來伐也不言伐者言戰則伐可知也何以來伐齊志也魯為紀主婚以結於王齊以是慍之而欲伐之不可以聲諸口也故假他事以為之辭因鄭忽之請而從之也鄭忽之事則微矣以周班後鄭、

抑遠矣事在六年不足以云伐也欲戰而已矣於是焉至乎郎之地而戰也衛侯何以從齊鄭也初與魯約為桃丘之會既而齊人有命則舍魯而從齊也擇利之道也書齊侯衛侯鄭伯王爵一也齊主兵二也齊志三也戰於郎蓋魯敗也不言敗績不大敗也明非都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即戰郎之齊侯衛侯鄭伯也既退師復為是盟使其不相携貳也書人者上已見矣不更詳之如曰彼人

爾人爾此外盟也書者如曰彼其為盟也以我故也來戰於郎曲在彼也盟於惡曹惡在彼也然則予內乎曰魯桓之惡何翅三國也顧三國之所以為是戰為是盟者其志非也魯桓也齊侯衛侯鄭伯也所謂比屋可誅者也彼與此不得相治也以天子之事治之可也以天子之事治之非史臣之所及議也史臣即謂孔子矣

孔子謹志其事而已爾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不以細故廢禮餘從同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鄭莊將死屬祭仲而立公子忽忽宜立者也突宋出也宋人欲立之誘執祭仲脅之以死仲不能拒以突歸立為君鄭忽出奔書宋人執鄭祭仲仲未有罪也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罪在仲也祭仲字也如曰此鄭之受遺臣也責之云乎豈曰貴之云乎且名字一也從其所稱而稱之曰我聞鄭之臣為祭仲云爾不

知其他書者見鄭亂如此之甚權臣擅柄鄰國相圖

皆懷利心致天虣泯亂由王政不綱使然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命柔往會結盟也與無駭翬挾溺同例隱桓之史

書法多從同聖人不苟為異爾蔡叔蓋蔡侯弟用陸氏說

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三傳皆不言其事書者見二國汲汲為會各營其私

而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糓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

左氏云平杞莒也葢撿經文為說爾盟錄日者盟者之意如將終不相背負故先謹其始策書之文特從其意而存之爾前後並同其不日者或自失之或畧之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糓丘

依左氏公欲平宋鄭故為是會宋成未可知也故屢

會馬南燕近宋葢為宋細者書人賤略之非謂燕之大夫其君亦略之不言燕伯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公作郲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依左氏傳虛龜之會皆為平宋鄭也依杜氏註穀丘虛龜又皆宋地也越竟以會宋公何桓之為人謀若此其忠與抑何其僕僕于道而不憚煩與宋卒不肯與鄭辭於桓桓遂與鄭盟而謀伐宋焉則夫再會三

會之勤是亦不可以已與凡此傳家之說纍纍如此視春秋之初隱公之篇諸侯放恣又皆甚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會龜之後即往鄭境鄭伯出與公盟一心仇宋也

丙戌衛侯晉卒

諸侯卒例日此晉之卒適與上會同日國史兩書之不復刋去後丙戌字意其然矣或丙戌字上下有一誤亦未可知故不質言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孰及之公及之也不言公者不得言公及鄭師又不得言公師師及鄭師也伐宋者公為鄭伐也問宋公之罪也若言戰於郎矣不得地異名魯鄭之師與宋師戰于彼宋地爾不嫌若魯鄭自戰之文也書者見列國興師構怨毒衆傷民無時得休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書者見諸侯分朋黨相攻伐各逞忿憾無曲直可言
敗者為禍勝者非福也上及鄭師伐宋魯主伐也宋
修是怨故告於盟主使齊主兵來伐魯也衛燕從也
魯為鄭故構宋怨而有德於紀紀讐齊者也故徼師
於紀紀侯自將來援而鄭伯之至不待言也不言來
伐者言戰伐可知也不言地者我地也近也言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者如言皆為我敗也幸之也紀
序鄭上者王爵也齊先宋者小伯主是伐也不稱衛

子者從其所自稱也燕人者宋細得畧之也並稱師者彼實有師無庸異文也書此七國之戰者見云云非福誰生厲階畫馬傷心者也

三月葬衛宣公

朔背殯稱侯以從金革之事其失亦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大水之後無事得書者猶善之也謂若伐國及功役之事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有事則相援救無事則為會以講好也

無氷

建子之月宜氷不氷過於燠也日食之屬見於天者也天道遠而尊省愆知戒修意為先無氷之屬形於地者也亦天所為而形在地地道近而親思患豫防修政為急修意修政亦互言之

夏五

此所謂闕文也闕而不補月者或月下别自有文而

鄭語來盟自是六月事而不月或中間更有六月事而鄭語蒙上月都未可知若於夏五之下補一月字連下鄭伯為文則非其實矣故寧闕之也不然夏五之下何疑非月而不補此一字聖人筆削之權豈應若此過慮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語作禦亦作御

會曹之後仍約為盟今鄭伯使其弟名語者來盟踐前約也所謂前定之盟其弟言鄭之親貴者也鄭伯之不背

負我可知也內所與盟者誰與葢公自與盟鄭伯使其弟云爾者如鄭伯之自來也以此知公自與盟也示親信之深固宜公自與盟也不言者尊內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乙亥嘗

迫乎嘗之期一日致齋第而御廪災焉天之戒與神之有恫與不可視為適然也夫是故書壬申御廪災乙亥嘗也嘗非所書不書乙亥嘗不見迫近之事　新御廪不書不疑可以不新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先蔡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魯為鄭伐故宋先報之有明年七國之戰至是報鄭用四國之師伐之四國不自起兵伐鄭宋以之而伐鄭是不與主兵例同也七國之戰不言宋以齊衛燕者齊志亦欲與魯為難不特宋也四國見以於宋非不欲伐鄭可知然而能以之者宋也以人者宋人也以於人者齊人蔡人衛人陳人

也一槩而入之賤且惡之而畧之而不欲區別之之辭也若將卑師少以否非所知也烏知其將皆宋獨卑師師皆少自伐鄭力非不足也用四國之師則其暴可知焚門入國外事爾無用書也且書之詳即似惡專在宋為甚之之辭鄭突全無罪矣此皆春秋之微意君子不可以不察也衛先蔡公羊葢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魯貢賦有闕故天子使使來徵求之也諸侯不貢車

服此不足辨也天子責貢賦有闕婉其辭曰求車爾所需豈一車而已禮樂征伐存九冐於一綫者此爾正使王室有非禮之求然而君父之失小臣子之罪大舍其下而責其上舍不共之大罪而責妄求之小失是與於無王之甚決非春秋之旨也家史舊嘗聘于魯至是復使之來以求車為辭不敢加譴謫於魯但微見其意而已王室之衰可知也淩夷之勢庸下之材所能為者僅若是而已也其後或併此而不能

也以此見齊桓管仲之功實不可没凡此求車之屬前求賻後求金魯豈能傲慢自若不一應之乎其必有以應之無疑也没而不見者以謂是不足言也以應之為善則是謂亦可以不應也不特此爾雖無失禮於前猶不足言也常耳非異也亂極反常之世君子不以易吾常是春秋之旨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書前王崩則知嗣王之改元即位在其明年矣改元

即位非魯史事故不得書之外諸侯亦同此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為祭仲所立立而列於諸侯之會且四年矣非鄭伯而何也鄭忽以世嫡嗣位四閱月而出奔未成君而失國則猶先君之世子也今此之復歸繫世子者猶曰是鄭之故世子云爾國忽之國也前此突立而忽出今此突出而忽歸皆据其實而書之爾非可得而予

之奪之也不言鄭子忽者子猶君也上有鄭伯下不得有鄭子國不可以二君也且其四年於外言故世子則可言鄭子則不可也突忽兩名之者別嫌也以鄭伯而今乃出奔蔡者非他也突也以故世子而今得復歸于鄭者非他也忽也諸侯不生名失國出奔則可以名之也出奔者有出之者也不言出之者史策之文急其貴而緩其賤者也我知其君之出奔矣出奔之情不一情也國人與貴戚大臣與不暇以詳也史別自有文記之出鄭伯

者祭仲也祭仲之惡不待言而顯也非祭仲之為之鄭伯突曷為而出奔乎復歸者前自內而出今復歸之云爾善惡皆有之復歸者亦有歸之者也謂迎以歸者急其貴而緩其賤者史策之文從同也

許叔入于許

因鄭之亂而得入其國也許叔者莊公之弟宜有許者也此時而不入則不入矣入於許者至此始得入也許之受制於鄭也甚矣書者見天下無道弱小

志復宗社艱難如此君子憫之乘隙遺會有天道有人事嗣是以後王靈終已不振而霸國用昌大嶽之胄綿延數世雖芃苗膏雨未可遽晞抑亦庶幾驩虞之美大異當年之蹇阨者焉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部穀作蒿

齊襄即位復為此會以修好也左氏云謀定許也意之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年蔦皆附庸小國邾嘗與會盟與彼二國相去無幾於其旅朝皆人之而已史官之辭常尊内以略外聖人因而録之美惡無容心焉明非以朝桓故貶稱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五月出奔蔡者鄭伯突也復歸於鄭者世子忽也忽有鄭當君鄭明矣而此之因櫟人殺櫟守而遂居櫟者何以不失為鄭伯也曰鄭伯突者如言故鄭伯也忽有鄭而不能守位謀不足力不贍也突力能入櫟

而制鄭國之命是其所以不失為鄭伯者也忽未嘗得稱鄭伯也然而君子也君子而弱且孤立聖人之所閔也突嘗出奔而固不失為鄭伯也然而小人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聖人之所惡也鄭伯非貴也盜賊而能為鄭伯也者我亦從而鄭伯之爾其名未全得乎鄭國也嗣後而全得乎鄭國儼然列於諸侯雖愈甚其惡我亦不名也明襃貶之例不得施於此故假言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宋上有齊侯袲

作
俢

裒宋地宋為主三國會於其地議伐鄭之事也主鄭
國者忽也一鄭也入於櫟以偪鄭將復君鄭者突也
是亦一鄭也將誰伐乎伐入櫟之鄭正也伐居鄭之鄭
非正也然而諸侯竟欲伐居鄭之鄭以納入櫟之鄭
雖素所仇怨而一旦德之者何也入櫟之勢足以結
諸侯而使之援巳也忽則安能有急則出奔而巳爾
求蚍蜉蛾子之援曾莫之與爾於是諸侯有比突

者言曰疑其為魯桓矣鄭伯謂突之為列侯也五年於茲矣今其在櫟也其勢可以自入于鄭其義又當君鄭我從而伐鄭而納之夫夫也謂突有不德我而終始不背負于我者乎故夫伐鄭言忽我之利也宋公亦曰是寡人之心也語曰棄惡從好又曰樹德務滋其今日之謂也於是馬相與伐鄭而納鄭伯突也然則諸侯之志何為而皆出于此乎曰突類我者也忽不類我者也豈有攻其類我而助其不類我者乎公會宋公云云此

物此志也其間有疑而未決不得已而從之者其在陳侯與未可知也為從焉爾書者見諸侯棄正從邪黨同伐異區寓之内昏亂否塞如晦冥然於乎悕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袲之會猶有疑也疑非正也伐鄭者薄乎云爾（薄伐之）未始齊力而攻之也（不克納而還）俄而又為曹之會終欲納突也蔡與會實嘗奔蔡蓋宋召之也陳侯不與其有疑與未可知也兹會也諸侯猶若有疑者非直名

義故也鄭突之為人夫巳見於前事矣不然舉五國之師以臨孤弱之鄭忽而何其久不克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伐鄭皆為納突也鄭伯突入於櫟櫟鄭之别都未可以鄭畀突也伐鄭之為伐忽明也諸侯之志皆曰此鄭伯突也居於櫟非所也故為之伐鄭除鄭伯之害而鎮撫其社稷也春秋從其志而書之詳列諸侯之爵煩而不殺焉用見當時討伐之事有若此之不

天不王不義不仁者爾蔡衛陳畧相亞故蔡後至則

班次陳疑或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公為鄭伯故久勞於外至是始得歸也此年閏六月蓋四閱月矣

冬城向

蓋滅於莒而魯取之恐復失之故堅完其城令可守

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以譖殺兩兄國人痛之朔立四年不道為二公子所逐一侯出奔則一侯立矣書名以别之葢史之常例春秋書外侯出奔見列國君不君臣不臣三綱頽壞不可收拾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氏云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撿經逺近文包羅為説葢紀被齊患無時得已魯欲平之强齊為是盟齊漫應之不悛於心謀衛之事未知兼及以否

三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羊無夏字奚穀梁作郎

春盟而夏戰齊侯之情可知也以來伐故獨言齊疆事與微者與諱内敗與是則皆未可知也凡此之屬葢猶戰之小者雖小殺人多矣書者傷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猶許叔也皆其國之介弟也彼貴之而稱叔稱季我亦從而叔之季之云爾許叔入於許其事其情

不得言歸也非惡也蔡季自陳歸於蔡其事其情固異於人也非善也蔡人以蔡季歸來告則書於策爾畧見蔡事爾其他不可得詳者皆不得而書也

癸巳葬蔡桓侯

獨稱本爵闕疑可知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大國無信淩小寡也此時邾當無失禮於大國故以是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此魯桓被殺之因不可以不謹書也公會齊侯於濼既會遂與夫人偕至齊夫人在齊也公之死夫人不得無責也自濼之會公不反於魯矣於魯人無與也公未死而欲諱不諱之情隱然於文字之間矣不言及而言與者異其文以見意如曰此夫人之志但公夫也夫人婦也公實將姜氏如齊非公之與而誰與

之云爾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此為魯臣子之辭不忍言公見殺於齊也殺亦薨也所以薨者亦多門矣問公何以薨於齊不忍言也曰我公薨於齊矣見殺之事史別自有文記之於此不得書也所謂諱者痛之故諱之猶諱名之諱不斥言爾非真欲使天下後世不聞不知而謂之諱也或曰書公薨于齊則諱亦自見此亦不然也假而公以病

卒於齊書與此同也異之乎前後之文則可矣於此不得異也豈得先書公有疾後書公薨於齊以別於見殺乎讀此經者有竊鈇之見於其心則遂謂之然爾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吾惡乎知之哉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書喪歸之日明嗣子之位待喪至而後定如面受之於先君也不書者不疑于無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者臣子之事備禮以葬則書葬我君某公隱不書葬者禮不備也翬主之見翬惡甚

莊公上

名同桓公子立時年十三矣在位三十有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繼故不修即位禮故不書公即位也王莊王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此書夫人出奔之事也外諸侯書出奔視彼逐之文則已隱也內君及夫人書孫視出奔之文則又隱也夫人孫於齊如曰我小君夫人不知以何事故不居我國而自孫以去也上年公與夫人如齊已而公薨于齊若其無與夫人事則何為而孫于齊乎此所謂諱之甚深而其情自顯者也雖欲諱之不可得而全諱者也夫文姜之惡極矣文姜之罪亦大矣戮諸市朝磔其肉以飽烏鳶夫孰斯快也逐而出諸境猶有憾

焉然而春秋所書若此壹似唯恐傷之也者何邪義不得不爾也彼故先君之夫人也而今君之母也君而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益雖其惡至於不可道其罪至於戮諸市朝磔其肉以飽烏鳶犬彘而不為過猶將待之以夫人之禮而不敢以非禮之辭輕加之也夫人之惡若何罪奚若如弗聞其有是者也待之以夫人之禮而不敢稍失其臣子之分以自蹈於非禮夫然後夫人之惡之罪無以自容於天地之

間而逃天下萬世之口實斷斷如也而亦無俟乎我之口誅而筆伐之也此春秋之大義聖人之大法炳如日星者也後之儒者不勝其悻悻之私而以快心極意求筆削之旨而曲為之說焉斯其所以不能無失也與前有夫人姜氏之文此言夫人孫於齊不疑其非姜氏也此之孫於齊是我國最恥辱最隱痛之事不欲長言之以謂如是焉已足也所以異於哀姜之文亦非必不得書姜氏公薨齊時夫人不敢還後事稍定夫人亦自還

矣既還而魯人尤之夫人不得自安隱忍羞畏而歸其國不似後來載驅薄薄豈弟遊敖之象故言孫於齊也

夏單伯送王姬公榖送作逆

送逆三傳異文單伯或言王臣或言魯之命大夫闕疑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天子嫁女於齊使魯主之魯受命與齊行婚姻之禮

若納女然築館于外諸家以意說之書者見魯廢大義從小謹終不能絶齊無志之甚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有策命之辭焉天子所以尊寵其外臣於是為極也或稱天王或單稱王者史策異文所由來舊矣非夫子新例也王本至尊之號不以無天字見貶損若稱祖曰列祖曰皇祖有時亦但曰祖而已桓行

惡天子不能討治失在初錫命未矣不當以此動聖師之怒而削去其天以罪之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國而歸於齊也不言襄公來逆者絶之甚無得書之道也此有于齊之文者不得已而書之爾夫齊之為言非爾時臣子所忍聞也而況於口道之手書之也故曰不得已也然則魯之主國是者其亦有不得已與曰其然非我所知也 臣我史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興師以臨紀遷其三邑之人而取其地所謂欲翦滅此而朝食也魯為紀謀主伯姬叔姬存焉方且與仇讐為親黨坐視紀之日就滅亡不復能相佽助直付之無如何而已書者見非外事寔亦是内之恥爾紀自結昏王室已後不聞齊用師侵伐事或不詳故但云不聞謂無大侵暴爾至此乃遷其邑者雖襄之暴有加於僖亦以襄尚王姬不復嫌忌故也此冬之内連而書之情事

亦可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於餘丘不可知其為何也公子慶父將師伐之也莊

即位來首用兵於是云爾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以主昏故比之内女於其卒為之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公作郜

元年夫人孫於齊矣還國不書者不告廟一也不足書二也書會則前還可知三也夫人與齊侯為好會如兩君然明非禮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出奔國人別立君五年矣朔主齊齊為之伐衛以納焉魯使溺會伐黨齊甚矣意者夫人之志與夫人於疆外之事益無所不與也莊公猶童稚爾一聽

之而已爾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則未知於餘丘奚為者也細可知也謂無討齊之志此年溺會齊師伐衛伐衛猶之可也會齊師甚矣然則溺奚為者也意者輩之流與曰吾不知也舍其上而問其下非春秋之旨也明貶溺非春秋所重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緩之甚諸家以意說闕疑可也天王之稱

所以極致崇奉顧不得施於葬者稱天王即謚不得見終不知所崩之王為何又不得言葬我王桓王者不疑非我也天下一王而已烏有二乎若內君則稱公者非一故須言我君以別親疏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猶蔡季也以酅入齊者附庸於齊也紀知亡矣存酅所以存紀也其存也微春秋憫紀之亡故并録紀季之事蓋至莊三十年葬紀叔姬而後紀之為紀

乃始泯然不見於策書也興滅舉廢繼絶之心至斯極矣然則紀季賢乎曰紀季賢也吾非以其字之而知其賢也以聖人之不絶之而欲存之而知其賢也於是乎其賢也玆其所以尤可憫與

冬公次于滑公穀作郎

三傳皆言為紀故也公於是年十六矣欲救紀則救之可矣然而一宿再宿且前且却而罔知所措者懼開釁於齊為吾國患故也齊襄之暴有加於僖魯莊

之劣較甚於桓嗟乎紀侯復何望乎雖欲不決為大去之計其可得乎春秋書公次於滑不言其情為内諱恥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一作饗齊侯于祝丘

饗者飲酒備舉禮樂以示崇敬相燕樂也會不必享會而又享者是其為禮之盛者也相親敬之至也夫人姜氏於齊侯以親則同所生也無間也以貴則彼齊侯我魯夫人也相匹也故得行兩君相見之盛禮

而莫之過者也享齊侯於祝丘者夫人為主也其意以為得齊侯之驩心則魯國永無齊患四鄰莫敢侵侮臣民並受其福皆我力也此所以為事之權而舉國不敢以為非也蓋夫人以是之故而肆然行之至於三四而不已史臣一一書於策亦如曰夫人之干預外事有若是也云爾其他非所宜知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來告卒為之變服尊同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公次於滑俟鄭伯之至也鄭伯辭以難（謂突在櫟）是不欲存紀也此之遇於垂齊鄭相得也鄭國之難猶是也何滑之不至而垂之至也滅紀鄭無利焉（壤地不相接）必齊之從者黨強以自固云爾或曰垂衛地謀納朔也納朔之惡滅紀之惡也春秋國不一君其所以君之道一而已矣此其為衰亂之世而仲尼之所以心惻也此其為鄭伯突與將子儀與外亦一鄭伯（突內亦

一鄭伯何鄭伯之多與曰鄭伯突也彼其世鄭之統而以鄭伯列於諸侯者也夫人而鄭伯之我從而鄭伯之耳無所問焉爾明不以書法予奪人陳侯者無聞也朱壘相染近也此例前後多同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猶言大歸也不反也紀侯之力竭矣計畫無復之矣不去則見獲以殺矣苟焉以求生則有面縛銜璧於仇人之馬前而已矣紀侯於此有大不忍於中

者夫是故不待迫逐窘辱之及身而决然舍去義不返顧者也大去則之他國也不言奔何國者益不可知其所之也既去之後國隨以亡矣不言亡者不待言也抑紀季在酅猶若紀之未亡也不見齊滅之文者非他滅國之比也春秋詳録紀事所以著齊之惡至矣甚之則有之何縱失之足疑乎縱失襄公之惡是何休言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去矣紀地皆入齊矣葬紀伯姬齊侯為之主也

外書葬者皆以我往會之故書葬云云此之葬紀伯姬録齊紀事用志伯姬之終不以我往會葬為文明往會亦不足書特以齊紀事録之紀伯姬者内辭猶言齊侯為葬吾女也齊侯之於紀甚矣使其夫人不得臣子禮葬而葬諸仇讐之手何隱痛如之若云齊襄有此毛髮之善即滔天之惡似應小減非所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齊侯也言齊人者齊侯之狩左右徒衆大有

其人故若為泛舉之辭不斥齊侯也謂公不可與齊侯相見也相見則殺之矣相見而不殺之者以為公之大惡也故諱之然言公及齊人則齊侯在此人中亦自可知不為全沒其實也正使齊侯不在而公但及其餘人與之狩亦自不可要之猶為可道不若及齊侯之甚故書齊人使若見其小失然書夫人姜氏其辭著（會享之屬）姜非猶夫桓妻也不得以宜隱痛不隱痛而責之書公其辭微公則猶桓之子也所望於公

者不但能隱痛之而已今觀公之行事乃復若是是必不知桓薨之情狀也者然後可也不然而如之何公及齊人狩於禚也若此之書法聖人之情不難見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師者齊侯師師之所在也如齊師者其有諸侯之事而夫人彊與其間與夫魯非無君也非無卿大夫可使也而夫人如齊師何也徒觀夫史策所書其迹

宜如是而已其他非所宜知也

秋郳犁來來朝公羊作倪黎穀梁作黎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見邾子之始郳犁來來朝見小邾子之始齊桓之興春秋列國之局為之一變即此曹姓二君亦其徵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欲納衛侯朔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未克納也四年齊陳鄭之君遇於垂蓋為朔謀也至是齊連四國之

師以伐衛而公復自帥師以會焉則諸侯之不道至是已極而公之受命於齊也何其謹哉蓋內則夫人為政以數會齊侯知其預外事而公固唯令之從下則布腹心任臂指從疆場之事者大抵皆溺之徒而已皆夫人之黨而已公於其間雖已成長君亦猶之一孺子爾左提而右挈之爾故自夫人會禚諸兒未弑以前六七年間魯非周公子孫之魯而夫人姜氏之魯也夫人姜氏之魯即是齊襄之魯而併非魯夫人之魯也然

則魯何賴乎有公而公又安得自推諉曰此非吾之故而夫人之故也哉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間並不見夫人之跡而吾謂皆夫人為政以然者事形於彼會禚等而功見於此理有必至物有固然也嗚呼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此比事屬辭之教所為婉而成章也與書人者伐衛事既惡又是齊侯主兵故皆人之齊魯相接之文見齊侯者皆夫人姜氏也公與齊侯即如參商之相避然使若終不與齊侯相

接見者嗚呼春秋之旨精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猶言王臣也王聞五國之師挾朔以伐黔牟于是使子突救衛朔之得罪于王可知也子突之至或後不及事或知勢不可雖欲救無如何蓋未必獨與五國之師交鋒敗衂至於力竭不支而後使朔得入於衛也衛黔牟之師自與五國之師戰而突特為之助云爾然而子突之至為救衛至也子突者王人

也書王人子突救衛使若子突自以其師救衛而不克有功然蓋若言天王使子突救衛即無論列侯抗命至於敗衄無功虧損王威而堂堂天朝下臨萬國乃不能使五國不伐衛而僅同鄰國友邦禍患相卹曰救曰救云爾亦豈所以訓于天下乎王人王臣之微者也子突之為微者未可知也書王人正欲明其為王之微者而非所謂張皇六師云爾以謂王人救衛而不能退五國之師不能使朔不入於衛雖甚不

美抑其事猶為可道云爾子突之為微者未可知則何字何名之足辨乎我知為子突而已蓋當是時王室雖已甚卑王靈雖已甚替然而孔子作春秋則固欲扶而尊之使之赫然有若天帝而強弱之形大小之勢不使之得叅於其間也其甚不得已而書王人救衛於五國伐衛衛朔入衛之間此聖心之所傷而知我罪我之所為發嘆也夫強弱之形大小之勢而不使之得叅于其間矣衛朔黔牟之孰宜君衛孰不

宜君衛於此非所論也焉有臣子之於君父而瑣瑣然與之校曲直之情者乎正使衛朔無惡五國之師不以黨惡動書伐書救書入猶是也春秋所急正者大綱而已矣使夫天子之尊下而與列國諸侯並坐以待吏臣之聽斷非所聞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者未入衛則出奔之君也衛內猶有君也既得入衛則朔故在衛君矣內君出放黔牟於周不成為衛侯

矣衛侯朔者未入衛之文也夫豈不惡之所以名之者不以惡之故爾結五國之師使之助已抗天子之使莫之忌也或戰或謀半歳而乃得入衛雖欲書歸其可得乎

秋公至自伐衛

與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同義而有異焉者彼之伐鄭告伐鄭而已未成乎伐鄭之功也此之伐衛衛定矣既成乎伐衛之功矣其事有異致文從同者不得

於至自伐衛之下別異其文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作寶

伐衛納朔皆齊主之所得衛賂齊侯以分四國非獨讓功魯侯也魯班猶在宋下書此者終伐衛之事書齊人來歸如言公無意欲之齊人以歸于我爾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齊侯來至魯境夫人出會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穀梁上夜字作昔公羊一本無上夜字隕作霣

以其常見謂之恒星非一星也如建卯之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是也當見不見是為異矣夜中乃見衆星隕墜有若雨于地然一事兩異故詳録之凡此天象有違其常定關人事不空生也天道幽玄聖人有所不知億則屢中反為小智矣

秋大水　無麥苗

恒星不見異而非災大水無麥苗災而非異一年之中災異兩見異關天下災重本國此大水葢在建午月於時麥方熟未穫禾稼之苗氣力微弱大水奄至俱被漂没民將乏食為國大憂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夫人至齊地會齊侯也葢若迭為賓主然嘗考之桓公之篇魯齊之故十年有郎之戰十三年有七國

之戰魯一勝焉十七年又戰於奚大約齊彊魯弱魯不敵齊由來舊矣自桓公見殺魯人以殺彭生為足以討賊因之復與齊為兄弟之邦而不復記其為仇讎之國矣魯既不能討齊即齊復何憚于魯而不聞有疆事之爭邊吏之告哉六七年間不惟二國日親日密而四鄰諸侯既惟齊令之從亦遂無一旅之師偶涉乎魯之境上者此豈盡適然耶推其所以則皆夫人之為之也夫人者女中之有才智者也以謂我

子少不更事軍國之事我自與我齊侯議之故一會禚再享祝丘三如齊師四會防五會穀不顧先王之舊坊不恤衆人之多口蓋直以國君自處而忘其為牝雞之司晨也莊公者方且謂母實聖善國家倚以安榮宗社憑之鎮撫而遑言禁制防閑一慮在梁之敝笱乎故於夫人之卒葬也而誄其盛德加之嶶稱曰文姜馬文之云者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偹也自非夫人實有度越流輩之才智而徒以無事而行與

齊侯者往來如織於齊魯之道則史之書於策也其謂之何而亦何以得此名諡文於身後哉嗚呼春秋之世王教不明大綱不舉邪說暴行數滅彛倫要其所以為之者未嘗不自附于權時之宜得禮之變枉尺而直尋反經而合道也每事如此豈獨一夫人姜氏也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公作成郕降于齊師　秋師

還

録圍郕一事之始末也魯欲伐郕齊為之召陳蔡以共討郕不見陳蔡故疑陳蔡不至矣或陳蔡至而後期圍郕獨齊魯之師故言疑也陳蔡不至或其國別有事辭齊之命未可知也情變多端以一方求之則失其實者多矣甲午之日治兵于郎之地將用之也迨夏而我師及齊師圍郕國都齊主兵及者内辭也郕受困出降於齊師齊大故也降于齊師郕服也降齊猶降

我也師可以還矣齊師還我師亦還也凡用師始末或舊史詳録而仲尼削之者多矣故公至自某之文或書或不書若此之類不可以魯國全史之體求之亦有無關大義聊取脩文者筆削之際有所遺餘聖心弘大不屑屑也獨此年圍郕之事書次書治兵書師還自春正及秋節次較然可見異於他文葢見舊史之文體例善者節而録之存其一二以見大都非有隱深之旨須後人之推說也或以滅同姓故特詳

之者爾時齊但受降未必便取其國魯亦從齊而歸爾魯之伐同姓多矣圍郕一事非為稀見求之過深竊恐未然至於書師還以為善辭斯又謬戾不得依之（豈有出師而終不還者乎）不言公齊侯者避相接見之文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君之行惡若齊襄者亦可謂極矣春秋書弒君例專罪臣子不復論君有道無道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襄自立至此春則踰年矣疑於成君矣書齊人殺無知者見國賊為人所殺適其宜爾何君之有乎若州吁殺於明年亦當依此例書之與晉卓子等異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穀作暨

無知之亂公子糾奔魯齊大夫有來者公與之盟定納糾之計不諱及大夫者時齊無君不嫌大夫伉也齊大夫來者非一人多寡不可知不言其人從畧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無子字)齊小白入于齊

二公子之黨或在内(謂在齊國内)或在外(魯莒各有人)公方挾子糾以伐齊(伐齊之拒糾者)而小白已自莒入於齊矣齊小白入於齊以兵入也(齊國内亦有拒小白者)魯之納糾也後糾弗克入糾之死必矣然則二公子孰宜立乎曰糾也糾賢於小白乎曰一言以蔽之爭國而已爾糾之賢吾惡乎知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小白位定乃克葬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魯本為納糾來雖小白入國葬其先君魯為糾謀有進無退春盟於蔇夏而伐齊不應到此便爾退兵故有乾時之戰猶欲一決雌雄積弱之魯竟復不支雖重為國恥策書之文不得而諱也若諱其敗績似是此戰僅乃小受挫衂猶得互有殺傷然則彼齊入者何以遂得取其子糾而殺之乎書我師敗績者所以

殺殺子糾之恥也紛紛之說未見得情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終伐齊納糾之事乾時之戰雖至大崩喪其戎路狼狽而還然子糾固在魯也齊人安得取而殺之曰取者魯與之也魯與之而齊得取之考之左氏則并非魯與之而齊得取之齊命魯殺之而魯遂殺之也然則殺子糾者我也今乃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如言魯以生子糾與齊而齊人取殺之者猶未也如言魯固

不肯出子糾而齊人彊取之而殺之者則以八月有我師敗績之文明魯為子糾故至於師徒撓敗岸沮山崩如此之甚而後齊人得取子糾而殺之也所以蔽罪於齊而殺魯之恥也以謂不伐齊納糾則已伐齊納糾弗克納而乃至於殺子糾以悅於齊此其事如之何而可言也故為之蔽罪於齊者以謂此齊人之志也雖其事不然（實魯殺之）而其志固然也此聖人之史法也或曰隱之可乎（謂不書殺子糾）曰然則子糾安所終

手且子糾桓公爭立則同而桓尤不順桓之伯也有
一匡天下非常之大功其始也有簒國殺兄非常之
大惡齊小白比於魯允則又不可同日道隱讓而糾
爭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如天地之無不容而日月
之無不照並録其始末以告萬世使知桓之所以興
事造謀者止於如此而非有所謂將功補罪以後掩
前如世儒之所說也齊人者不問何人之辭以其風
指自齊而來則齊人之爾

冬浚洙

為齊偷也甚矣魯國之不競也自桓與夫人如齊見殺魯人不敢深求其情而以殺一彭生為足了討賊之案嗣後為王姬主婚築館於外雖相嫌忌而竟不能絕齊俄而夫人出會齊侯修繼好息民之故事摟伐之命無役不承夫莊公者亦豈真以齊為甥舅之親而心悅誠服之一至是哉其志以為如是足以安國家利民人而已矣其他非力所及也幸而彼國有

弒君之事禍亂相尋公子出亡子糾我之自出也糾母魯女于庶公子糾宜為君來奔我國遂有居奇之心以謂誠得納糾於齊糾感援已之德宜何如其為報則是納糾之利倍萬於向者之附齊從齊不敢貳於齊也於是盟齊大夫俾為內應而我挾糾以伐之宜若可濟然而齊國大臣助糾者少黨小白者多小白已得入齊而魯師之來無及於事矣事不獲已有乾時之戰而我師又大敗矣糾還從莊以歸而齊之怨魯

方深此莊之所竊懼也小白欲殺糾則為之殺糾欲生得管夷吾則遂不敢殺夷吾而魯之辱國喪氣於是乎至此極矣始之納糾也非以為徳將以圖其利也終之殺糾也非以為忍聊以解其害也然而魯始之伐齊納糾非直曰納糾而已固志存乎殺小白也不殺小白其勢固不得定也乾時之戰夷吾射小白中帶鉤非夷吾射之糾射之亦非糾射之魯射之也小白而仁人長者也則已小白而非仁人長者也怨

夷吾不若怨糾之深怨糾尤不若怨魯之深且怨糾則既為之殺糾矣怨魯則將如何以紓之雖為之殺糾其遂足以紓之乎未也然則齊師之來殆無日也不為之備是玩寇而重吾國之禍也此浚洙之役所以興於此年之冬而春秋録之以見魯之謀國是者其道止於如是也愚故讀春秋至於莊公之篇而重歎魯國之不競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果來伐也長勺魯地齊師到此公得敗之不須言伐伐可知也敗齊師者我能敗之也明非未成列書公敗者如言齊之仇我深矣我之屈於齊亦甚矣頼公此舉能敗之爾兵不厭詐何云惡也況此舉亦非詐

左氏序之詳矣

二月公侵宋

侵者但師至彼國不以討罪為名或彼患吾與國則侵彼以掣之用紓其患

三月宋人遷宿

宿非自欲遷宋人遷之書者見彊大陵弱小不仁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同伐我也次者宿留有所待也待行成也書次於郎如言彼其畏我而不敢與我戰也敗宋師擊敗宋師而齊自退也如曰二國之不能有加於我也取敗馬爾内辭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

楚者蠻荆之國併吞僭竊為日久矣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諸夏近楚之國始懼楚也而未見於經嗣後敗隨敗鄖滅申滅鄧滅息猶不書者葢桓莊之間所詳録者獨齊宋鄭衛之事以及於陳蔡許則已略矣蠻方之長蠶食其地聲息猶若隔遠不見於赴告之文時史不得書也至此年敗蔡師虜其君以歸則彼之雄長南服非直偃蹇自大而已葢已震驚華夏而駸駸乎有不可遏抑之勢矣周宣不作元老無

聞安得有來威之望乎猶幸而小白定齊得夷吾而
相之適丁是時而有伯心焉葢所謂中流失船一壺
千金者斯聖人撫心蒿目不得已之極思也書荆者
聲息始邇從其州言之如不甚悉其為何國云爾嗣
是而寖昌寖熾愈近愈親則從而楚人之且楚子之
又何怪乎以歸不言執者以歸則非執而何也執宋
公如諱不言執則將以何文而明其為執也蔡侯被
執且歸於楚即同出奔之例書其名明失國爾以蔡

侯獻舞歸獻舞可憫也如曰此中國諸侯之恥也不
惡執人者而罪被執者之不能死非所云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齊桓剏霸諸侯受其賜多矣然其初年滅小國以示
威雖彼失事大之禮而復之已甚聖人於其前後善
惡之跡兩存之不以相揜也譚小國不得其君名爾
以不名為優者非春秋意也出奔者其國尚存奔某
國者已無國也

春秋闕如編卷二